

“正名”、“复礼”是反革命篡权复辟的黑纲领

哲学系大批判组

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复辟祖师爷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用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就是极端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必也正名”，更是他奉为至宝、再三挥舞的黑旗。九大以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四次，书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反动条幅，互表反革命的决心，互鼓反革命的勇气；一九七〇年四月到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他又以孔老二的“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夺权的政变准备。

“正名”、“复礼”，是林彪从孔孟之道的黑货中，精心挑选出来，并躲在阴暗角落里精心炮制出来的篡权复辟的黑纲领，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实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的狼子野心。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和林彪一伙的阴谋活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所炮制抛出的这个黑纲领，集中反映了当时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要求。

一九六九年四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九大，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九大粉碎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挫败了林彪一伙妄图破坏九大政治报告、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的阴谋。在九大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蓬蓬勃勃向前发展。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败了的地、富、反、坏、右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猖狂反华在珍宝岛挑衅失败了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他们都不甘心失败，力图在我们党内找到代理人，替他们说出“决定性的话”。林彪正是这样的代理人。林彪这个惯于耍两面派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加紧炮制他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篡权复辟的纲领，加紧进行反革命篡权复辟的罪恶活动。当他伙同陈伯达妄想破坏九大政治报告等阴谋被毛主席、党中央及时识破以后，他再也难于“韬晦”、“忍耐”了。他的黑笔记上，记下了这样的结论：“儒家的学说，……来源于礼记、四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林彪一伙所谓“处理人事关系”，就是结成死党，搞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把反动的孔孟之道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武器，施展出了一系列鬼域伎俩：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欢庆国庆二十周年之际，林彪躲在黑窟里，查古书，找出了儒家小丑赵良攻击商鞅变法的黑话：“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写成条幅，赠给死党，用儒家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十月

十七日，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他指使死党任命了他的反革命崽子的职务，公然宣称什么一切都可以由这个法西斯分子“调动”“指挥”。紧接着，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又擅自发布了所谓“号令”，进行了一次反革命夺权的预演。反革命野心家用以想事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总使他们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在这次反革命预演之后，林彪自以为得计，于是在第二天（十月十九日），他第一次连续写了字句相同的两个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向死党传达了他用孔老二的黑话所凝成的反革命纲领；与此同时，还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的“当务之急”，也就是要篡权复辟。这就替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说出了“决定性的话”。

“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公开宣扬的复辟西周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历代一切反动派也都直言不讳地把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作为他们反对革新和进步，坚持倒退、复古、复辟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对孔老二讲的“克己复礼”的政治含义，完全心领神会，并认为这是“悠悠万事”中最大的事。他所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也并非他自己编的形容词句，东汉时李固为立皇帝事写给外戚豪门梁冀的一封信中早有这两句陈话。据《后汉书》《李（固）杜（乔）列传》所载。原信说：“天下不幸，仍遭大忧，……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说的是东汉宫廷政变丑史，当汉质帝刘缢被梁冀毒死后，李固要梁冀快下决心立谁当皇帝，认为这是万事中最大的事。林彪从这样的腐朽糟粕中找到了两句贴心话，并把它摘来与“克己复礼”联在一起，向死党反复交代，充分表明他的“克己复礼”的政治内容，就是要一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自己上台当皇帝。就在这个冬天，林彪还把篡夺了农民革命果实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刘邦的一段黑话：“王者莫高周文，……”，抄成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日夜做着当皇帝的迷梦。

一九七〇年，我国人民在团结胜利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跨进了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而做着皇帝梦的林彪，每逢元旦，总要“发笔”作什么“指示”，以“突出”他的“政治中的政治”。就在这个元旦，他又一次强调地写下“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表白他搞反革命复辟的野心已经迫不及待、按捺不住了。

要“复礼”首先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这是孔老二一生搞复辟活动所总结出的反革命经验。按孔老二当年准备到卫国去“从政”时的纲领性的说教，认为搞复辟活动，第一件事是抓“正名”，即是说，要他“从政”，首先要当官掌权，否则，等级名分不对头，讲起话来没人听，那“复礼”的大事就办不成；事办不成，则西周奴隶制原有的一套宗法世袭等级制度就无法复兴。孔老二在另一场合，还强调过：“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即是说，国家机器与权力地位，只能由国君掌握，绝不能交给别人。历代的剥削阶级的当权派、野心家，都信奉孔老二这一套“权权权，命相连”的反动说教，大搞阴谋诡计，争权夺位。林彪对这一点，领会很深。他既把“克己复礼”，即用两面派手法来实现反革命复辟阴谋，当作万事中的最大的事；同时，也就把“正名”，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当作实现这一阴谋的首要措施。一九七〇年五月到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高举孔老二“必也正名”的黑旗，猖狂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抛出反党政治纲领，急于要由他来当“国家的头”，阴谋抢班夺权，便于掌握到“镇压之权”，就可以“由最高的一股风吹下去”，实

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

林彪唤起孔老二的亡灵，袭用孔老二的“正名”、“复礼”来作为他自己篡权复辟的黑纲领，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接着，林彪一伙为贯彻这个黑纲领，更炮制出《“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在其中，把孔老二为实现“正名”、“复礼”而拟定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等具体的路线和策略，都一一继承下来，用现代语言稍加改装。如把“兴灭国”改装为要建立所谓“新的国家机器”、“真正的社会主义”；“继绝世”、“举逸民”改装成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对已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要重新扶植起来，把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如此等等。

最后，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一伙狂叫着孔老二当年叫过的“杀身成仁”的口号，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甚至阴谋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妄想一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建立起他们反革命幻想中的林家世袭王朝，把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新沙皇的殖民地。结果是，苍蝇碰壁，几声抽泣，“天马行空”，全部落地。历史无情地嘲笑了这些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革命小丑。

孔老二和林彪，都是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妄图开历史倒车、搞反革命复辟、自觉维护旧制度的死硬派。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共同的政治需要和共同的思想体系。他们又都处在历史上新旧两种社会形态在斗争中急剧转化的过渡时期。孔老二生活在奴隶制土崩瓦解和封建制正在兴起的过渡时期，充当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乏走狗；林彪则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已被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并日益巩固、发展的过渡时期，充当了地主资产阶级妄图复辟的代理人；他们所处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环境，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因此，林彪和孔老二能够把“正名”、“复礼”作为搞反革命篡权复辟活动的共同纲领。两千多年，一条黑线，把这两个反动政治集团的头子，紧紧地串在一起。

反动的世界观，反动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在一定的共同形态中演进”。这就是林彪其所以要效法孔老二，把“正名”“复礼”作为自己篡权复辟的政治纲领和思想武器的历史必然性。

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了，林彪一伙也灰飞烟灭几年了。但是，他们那条开倒车、搞复辟的反动路线的阴魂并未散尽。党的基本路线指明，整个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有革命的风雷，就会有反革命的白骨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绝望反扑和垂死挣扎。在一些角落里冒出了那么一股右倾复辟逆流，力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推进的历史车轮拖向后退，甚至妄图扼杀革命的新生事物，对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在当前正在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阻力。这恰好证明，从孔老二到林彪的反动路线及其“正名”、“复礼”的反动思想的影响还在作祟。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斗争哲学，坚持继续革命，迎头痛击右倾复辟逆流，把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